

用文字绘制的画集

——谈鲁迅作品的绘画美

康久凌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 阜新 123000)

【内容摘要】鲁迅在美术方面的真知灼见与造诣尽人皆知,但是这位语言大师却用文字绘制了有声的画集,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作品中对色彩的描绘,其色彩的缤纷、虚实、冷暖的调剂,使人感觉这是一位丹青高手,而作品中的景物描写呈现给人的是不俗的风景画与风俗画,就是结构文章手法与修辞策略也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层层渲染、写意、白描等技法,表现出绘画美的特色,体现了鲁迅作品高超的艺术技巧。

【关键词】绘画美 艺术技巧 景物描写

中图分类号:J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0)06-0120-02

画家陈丹青说:“鲁迅先生很懂艺术,中国现代小说和前卫美术几乎是他一个人闹起来的,在他的时代没有文化部,也没有美术家协会,和今天的欧美社会很像。鲁迅不但是精神领袖,也是美学指导。”鲁迅自己却说:“关于绘画,我本来是外行,理论和派别之类,知道是知道一点。”且不从鲁迅那有关美术方面的真知灼见去证明鲁迅在美术方面的造诣,只从这个一向以谦虚著称的语言大师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出鲁迅的绘画功底。这绘画功底处处显露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有人说鲁迅是不画画的画家,而笔者要说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是用文字绘制的有声的画集。本文想就鲁迅作品所表现的绘画美来谈谈其艺术技巧。

一、色彩的审美世界

读先生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色彩的描绘。色彩有颜色的变换不同,颜色的虚实之分,有色调冷暖之别。不同的色彩在文章中的不同运用,是可以产生不同效果的。

1.首先从颜色不同来看,黑色往往是悲哀、恐惧、黑暗的象征,红色往往使人感到充满朝气、激烈、兴奋,绿色则往往是舒适、清新、安静的象征,使人感到生命力的旺盛。且看《孔乙己》中对孔乙己脸色的不同描写,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孔乙己是“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最后与读者见面的孔乙己则是:“他脸上黑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生活的坎坷,封建制度的压迫,封建意识的毒害的程度表现在他的脸上就是清白到黑瘦,清白似乎尚有一些活力,而“黑且瘦,已经不成样子”则预示孔乙己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文中还有对孔乙己脸色两次变化的描写,也显示了鲁迅先生对颜色的把握

功力。别人说他偷书时“他便涨红了脸,额上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算偷’……”当别人说他识字为什么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时候,“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这种短时间内不同变化的描写将孔乙己这个封建“文人”的清高、虚荣、懦弱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散文诗《野草·秋夜》中的色彩描绘,整体深蓝,“非常之蓝”,然后配以粉红(小花)雪白(灯笼)猩红(栀子)苍翠(飞虫)。“秋夜”的调子是非常之蓝的背景,明艳的色点布置其间,读的时候宜一瞥而过,不要纠缠,这样就作者读者两潇洒,留下以后重读的余地。印象色彩,显示出一个画家的眼光和手段来。

2.在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颜色还有虚实之分。实色是描绘对象的真实颜色,它将给人以具体形象之感,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一个很好的作用,比如《药》中的“康大叔”披件玄色布衫而不用其他颜色,是一高明之处,玄色近似于血红色,要康大叔这个贪婪凶狠的刽子手穿这样颜色的衣服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小说《明天》中有个人物蓝皮阿五,其实阿五的皮肤色未必是蓝色,这就是虚色。所谓虚色就是虚设的颜色,它不描绘具体对象的颜色,却可以唤起人们对实色的联想,阿五的脸色大概略微有点蓝的因子,但绝不能是蓝色。蓝色是一种冷色,一个人的脸色若是蓝的,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用来描绘一个赖皮的形象是最恰当不过的。

3.颜色还有冷暖之别,光度强的色彩是暖色,给人感觉是温暖的,冷色是光度弱的色彩,给人的感觉是寒冷的。于是,那少年闰土便是紫色的圆脸,中年的闰土便是灰黄的脸色,历尽沧桑终于被封建制度所压倒的闰土形象成功地立

* 作者简介:康久凌(1965-),女,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及阅读与写作教学与研究。

起来了。《药》的开头这样写道：“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乌蓝”“青白”等冷色调的形容词，渲染了冷清悲凉幽深的气氛，开始就给人以万籁俱寂却危机四伏的悲剧的预感。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其中的色彩“碧绿”“紫红”“黄”都是光度强的色彩，表现了百草园充满了蓬勃生机与朝气，寄托着作者对清新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

色彩运用是绘画表现题旨所用的主要手段，在诗文中它可以不依存于具体形象，其本身就有相对立的审美价值，运用色彩本身的形式美可以表达不同的主题，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作品中的景物描写就构成了风景画与风俗画。

《拉奥孔》里说：“一个很好的诗的描述一定可以产生一幅很好的真正的图画。”事实也正是这样，古今多少作家用他们那传神的笔创造出一个个优秀的意境，大有呼之欲出之感，于是这一幅幅图画便在读者的联想再创造中诞生了。不用十分注意，也会被鲁迅先生作品中几个优美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所吸引。《故乡》中有“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獾尽力的刺去，那獾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不用读者评论，作者自己都赞叹道，这是“一幅神异图画”。再看《社戏》中的描写：“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这难道不是一幅很好的山水风景画吗？背景是淡黑的起伏的远山，近景是豆麦水草，一条白船托着孩子们在浪跳跃。一幅江南水乡夜景脱颖而出，多么美妙啊！就连我们似乎也“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鲁迅也善于运用地方色彩的风俗画来反映民情民俗。《风波》中写道：“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这真是一幅典型的南国“田家乐”。

三、鲁迅作品结构文章与修辞策略中运用传统的中国画的层层渲染、白描、写意画法，因而表现出绘画美

1. 鲁迅在结构文章时运用场景与中国画的层层渲染法也充分表现了一种绘画美。

(1) 在鲁迅的很多作品中是以场景来安排文章结构的，就好像幻灯机打出的一个个幻灯片，通过这一个个幻灯片

来展示文章的内容。例如《药》就描绘了三个场景：刑场、茶馆、坟地，据此表现出革命者的悲剧以及群众的愚昧。《孔乙己》则只描写酒店这一个场景，通过这一个场景生发开去，刻画了孔乙己的性格，反映出封建制度的罪恶。《明天》等也都通过场景表现文章内容的。

(2) 中国画的层层渲染就是绘画的颜色由淡到浓，一层层铺上去。运用到文章中就是描写人物，由浅如深逐渐塑造人物形象。如《一件小事》先写环境，再写车夫遇老人先是让道而后停住脚，再写车夫不理睬“我”的催促去搀扶跌倒的老女人、问伤、找巡警，此时车夫离我而去，形象却“愈走愈大”，崇高品德也就愈来愈鲜明了。

2. 修辞策略中运用中国画的写意与白描技法体现出的绘画美。

(1) 写意也是中国画的—种技法，指的是抓住特征，只用寥寥几笔，勾画出人物，既形似又传神。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中自己写道：“精神的写意画”的特点是“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短短的几句话就把孔乙己的形象传神地勾画出。在生活重压下的闰土形象的描绘也用了这种手法，尤其是“松树皮”这一比喻的运用，更显示出写意手法的传神。

(2) 鲁迅重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白描”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鲁迅在《作文秘诀》中所揭示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白描是指创作方法，不用引证别处，如在《孔乙己》里，没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过对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被封建教育完全销蚀了灵魂的落魄潦倒、无可救药的读书人典型形象。有时候，白描可以用一个字一个词，准确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如“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的“摩着”、“呆笑”。

鲁迅一生都跟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绘画的爱好和修养反映出鲁迅的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他对美的特殊的敏感、对美的沉湎、对美的沉醉对美的鉴赏力，这显示出鲁迅作为真正艺术家的本质。《拉奥孔》里有这样一句话：“希腊的伏尔泰有一句漂亮的比喻，说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而诗则是一种有声的画”。这说明艺术是相通的，鲁迅作品在展现社会环境，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主题，结构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展现了绘画方面的功力与技巧，营造了隽永沉郁、自成节律的审美世界，呈现出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冷隽沉郁的审美情趣和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他作品的艺术光芒永远启示我们，激励我们。

参考文献：

- [1] 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 陈丹青著，鲁迅祭·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OL]，新浪网络博文。
- [3]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4] 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5] 鲁迅精品集[A]，世界文学出版社，2006。